

恩格斯
马克思
文艺批评理论研究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2 5207 9

马克思 恩格斯

文艺批评理论研究

中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
马列文论研究编委会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汝纲 杨 莉

封面设计：张 苏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理论研究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75 插页2字数212千

1985年3月第一版 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50 册

书号：10374·24

定价：1.88 元

目 录

- 马克思恩格斯与文学批评 黄世瑜 (1)
-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理论
初探 王家骏 弓惠英 (19)
- 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审美
——马克思批评观管窥 滕 云 (39)
- 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批评方法 徐正非 (57)
- 关于文艺批评中美学观点和
历史观点的探讨 蒋培坤 (89)
- “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内涵浅探 叶纪彬 (107)
- 论“历史观点”及其在文艺
批评中的地位 李中一 (129)
-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评论中的
道德考虑 周忠厚 李中岳 高长印 (161)
- 文学批评标准琐议 李联明 (187)
-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批评与
文艺思潮流派 许怀中 (211)

- 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思潮 陆贵山 (229)
- 马克思恩格斯对主观唯心主义创作
思想的批判及其美学意义 林宝全 (251)
- 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学现象的典范
——恩格斯论挪威文学 江宜庶 (275)
- 艺术欣赏的审美特性——马克思
美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王向峰 (293)
- 文艺鉴赏中的自觉状态与非自觉
状态 史景平 (321)

黄世瑜

马克思恩格斯 与文学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给人类的思想宝库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其中也有文学批评方面的珍宝。

热爱文学 了解作家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不是专门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但是他们热爱文学，富有想象，常常沉浸在文学形象的世界里获得艺术享受。他们博览群书，认真思索，对数以百计的作家作品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们向往作家的工作，尝试着创作。马克思青年时代就热衷于写诗，虽然感到对自己来说“诗歌只能是而且也只应该是一种附带的事”⁽¹⁾，但文学作品仍然是他喜爱的读物，而诗人也仍然是他尊敬和崇拜的对象。恩格斯十九岁就开始写诗，写剧本，写散文，还写交响乐。这些尝试和实践使他们了解创作的甘苦，尊重作家的劳动，乐于与作家交朋友。

文学批评以创作为主要对象，热爱文学才可能正确批评文学，了解作家才可能准确地评论作品：批评

要以作品欣赏为基础，要有尽可能丰富的作家作品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学批评方面能够做出独特的贡献就与他们热爱文学，了解作家，有广博的文学知识有密切关系。这点看来平常，但有时却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在我们的评论中不是就存在由于对文学创作缺少热情，片面强调文学批评的斗争作用而不重视对作品认真品味和具体分析的情况吗？有的甚至因为自己缺少艺术欣赏习惯和丰富的文学知识，评论时不自觉地离开了作家作品的实际，采取了简单化的做法。创作中有美丑、善恶、是非、真假之分，欣赏中有趣味高下，看法正误之别，文学批评当然有思想斗争的作用，而因为文学不可能脱离政治，社会上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往往利用文学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致文学批评有时还与一定的政治斗争相联系。但是这种思想斗争是文学领域里的思想斗争，它不能离开创作的实际进行，不能离开对作品的研究和分析。因为文学批评本来就是一门“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²⁾“批评总是根据文学所提出的事实在发挥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结论必要的材料”。⁽³⁾其次，在这个领域中不仅有是非之争，还有大量艺术高下的问题。如题材的选择，创作个性的发挥，风格的形成，艺术如何创新，等等。它们不是单靠思想斗争能解决的，或主要不是靠思想斗争去解决的。它要靠竞赛，以好的代替差的，以更好的代替相形见绌的；它要靠学习，学习别人的长处，总结创作的经验。这就要求批评家热爱文学、了解作家，具有较好的欣赏习惯和水平，善于总结研究创作的经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斗

一生，他以斗争为乐，许多文学批评也是为斗争而写，但他说自己“最喜爱的事”是“啃书本”⁽⁴⁾。他并没有以对政治斗争的热情来代替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没有以政治斗争代替文学批评。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对德国统一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的原因等问题看法有分歧，拉萨尔写《济金根》，藉十六世纪骑士暴动的题材表现自己对当时现实问题的错误看法。但是当拉萨尔把剧本送给马克思恩格斯阅读，并且希望他们发表意见时，他们都没有离开剧本谈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相反的，他们都是首先把它作为艺术品来阅读和欣赏，并在反复阅读欣赏的过程中坚定自己的看法，经过认真的思考，形成明确的意见。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写回信时都具体地从作品出发分析其韵律、结构、人物、悲剧冲突等等。尽管他们与拉萨尔在悲剧观念上有分歧和斗争，但是这种斗争不是离开剧本创作进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分强调文学批评的斗争作用。他认为“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但是他也没有在理论上否认文学批评是评析作品，研究文学规律的科学。就在这次讲话中他说：“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们的批评“应该允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艺术。”⁽⁵⁾他自己就博览群书，无论是中国古代的诗词还是小说，他都广泛阅读和欣赏，并在阅读欣赏的基础上提出精辟的见解。

文学批评基于作品的评论，它的目的在于促进艺术的发

展和繁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因此热情地发现作品的精华和特色并加以总结发扬特别重要。郭沫若同志认为“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见的事业。文艺是在无之中创出有。批评是在砂之中寻出金。”⁽⁶⁾鲁迅也曾经说过批评家要有剜烂苹果的精神，“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⁷⁾这种砂里淘金，拾荒的工作很有益，但也是不容易的，它基于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和敏感，要有眼力和水平。马克思每年要把埃斯库罗斯的著作读一遍，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他都能背诵，他能扮演梅菲斯特进行朗诵，他熟悉《神曲》、《拉摩的侄子》、《汤姆·琼斯》，……。这种对文学的热爱和感受使他那敏锐的眼力、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与文学作品结合迸发出智慧的火花，给读者极大的启示。歌德《浮士德》中有这样的诗句：“我假如出钱去买了六匹马儿，这马儿们的力量难道不是我的？我驾驭着它们真是威武堂堂，真好象我有二十四只脚杆一样。”《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受尽朋友的屈辱，赌咒黄金能颠倒黑白、美丑、贵贱。马克思对此很为欣赏，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曾加以引用，赞扬歌德的诗行揭示了“货币能够买到人的心灵所渴求的一切东西”，“把我的一切无能变成它们的反面。”赞扬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⁸⁾这种精辟的分析来自艺术感受，是批评家丰富的感情，广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凝结在一起的智慧的硕果。它既是对作品精华的敏锐发现，又是对读者阅读作品的有益引导。

当然，热爱文学并不等于肯定一切，尊重作家也不等于无原则的捧场。正是因为热爱文学才不容许它被侵蚀，就象人们爱护自己的眼睛，容不得砂石的侵蚀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那些观点错误文风很坏的作品常常进行严肃的分析批判。他们不仅批评这样的作品而且批评那些对此作出的错误评论。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是当时风行一时的小说，描写贵族公子鲁道夫为了弥补自己年青时代的罪恶，化装成各种不同身分的人物在巴黎各个阶层中游历，“散布善良的种子”。马克思对此作了详尽的评论，批评作者企图用监狱、宗教和禁欲主义来制恶，用博爱、顺从来调和阶级矛盾，批评作品中种种“经过作者改造以后的”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⁹⁾它服从于作者的“思辨原则”，而不是来自现实生活。尽管作品在法国《论坛报》连载时就轰动巴黎，许多人对此赞扬，青年黑格尔派施里加甚至“把《巴黎的秘密》崇拜为神。”⁽¹⁰⁾但马克思坚持用唯物主义观点对它进行剖析，着重批评了施里加对作品所作的错误评论，批判了他们的主观唯心论。爱憎分明，说理透彻，这样的文学批评既是严肃的思想斗争，又是有说服力的作品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就几百个作家作品发表了意见，多数是以赞赏的口吻引证作家作品的成功描写以论证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种对文学史上优秀作家作品和同时代的优秀作家作品的肯定和赞扬也可以说是一种浇花的工作。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

灌溉佳花，——佳花的苗。”⁽¹¹⁾锄草是需要的，但锄草不能代替浇花。文艺既是发明的事业，发明是不容易的，它是创造性的劳动，需要有独特的构思，需要思想解放，充满自信，怀着强烈的感情大胆放手地写作。为此，作者往往经历了许多痛苦，所以“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¹²⁾马克思也认为“诗人，——总是需要夸奖和赞扬的。”⁽¹³⁾他们了解当时作家的这些特点和弱点，评论的时候往往善于根据作家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合实际的、有分析的意见，使作家容易接受，有益于创作。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热爱文学，了解作家，在大量阅读和欣赏的过程中培养了自己的艺术敏感性和鉴赏力，在广泛阅读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刻的评析。他们善于发现作品的精华所在，在研究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时能自然地引用作品，运用自如。他们的批评意见虽然尖锐，但确当、得体、有针对性。他们爱好文学，了解创作的甘苦，所以热心发现作家的长处，绝不在文艺的园地里驰马。

历史的美学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是思想家，革命家。他们善于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与文学的相互关系中观察文学现象，习惯于把文学作品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和研究。这种高瞻远瞩、大处着眼的评论对于理解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文学发展与生活发展的关系，吸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华，充分

估量文学的社会价值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对巴尔扎克极为赞赏，曾经想写一本巴尔扎克评传。他赞赏巴尔扎克什么呢？主要就是赞赏巴尔扎克在自己的作品中如此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他们在自己的评论中坚持文学正确反映生活的原则，在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常常凭藉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知识来分析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实，又善于借助作品所提供的生活材料来进一步论证自己关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时引证了巴尔扎克在《高布赛克》、《农民》等作品中关于高利贷盘剥的形象描写。认为作者在《农民》中“精确地描写了小农为了保持高利贷者的厚意，怎样不要报酬地为他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他认为并没有向高利贷者孝敬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对于他自己是不需要任何现金支出的。而高利贷者从自己方面说来就是一箭双雕了。他节省了工资的支出，又使农民愈来愈陷入高利贷的罗网里，不能耕作自己的田地，日益迅速地趋于破灭。”⁽¹⁴⁾一般读者也许对作品中的这些描写不会想得那么深，但马克思凭藉自己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和分析，从作品展现的真实而形象的生活图画中敏锐地看出了其中的深意，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运用文学正确反映生活的观点，从作品中见出生活真谛的评论对于帮助读者充分理解作品内容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正由于重视文学与社会生

活的关系，必然重视借助作品认识生活，强调文学作品的认识作用。恩格斯说他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¹⁵⁾古往今来，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往往知识丰富，懂得生活，而坚持运用文学正确反映生活的观点分析作品则更重视引导读者通过作品认识生活，从中得到启示和教育。

生活不是静止的，它有自己的发展过程，现实是历史的现实，它有自身发展的逻辑。生活中有些事物弊病不少，但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有其产生的必然性；有些事物虽然在它产生的初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不合理性却愈来愈明显。坚持以文学正确反映生活的观点分析作品就要把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也就是说以历史的观点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孤立地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马克思恩格斯评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就是在充分研究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各阶级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把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认为在当时反对高级僧侣与诸侯必须与城市市民和农民联合，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而济金根与胡腾是不可能与城市市民和农民联合的，因此必败。同时，济金根要求建立贵族民主制，这在当时也是违反历史潮流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历史观点剖析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历史事件，批评作者美化了济金根，没有更多地注意当时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没有把济金

根放在十六世纪德国革命运动的广阔背景上来正确地描写和表现。尽管拉萨尔创作剧本《济金根》与其政治观点不无联系，但马克思恩格斯却不是由于自己和拉萨尔在党的观点上有分歧从而批评剧本《济金根》的，他们是以文学要正确反映生活和历史，把人物和事件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这样的历史的观点来衡量剧本从而提出批评意见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文学批评活动中不仅重视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历史环境，而且注意作品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作家生活的历史背景。他们基于自己广博的历史知识，以父权制代替母权制的历史进程来解释埃斯库罗斯《复仇神》中俄瑞斯忒斯的杀母无罪宣告；以时代发展了，作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生活环境变化了，作家的认识也应当变化的观点要求作家努力表现发展了的时代和新的人物；……。这种联系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作家生活的时代分析作品，进而对作家提出要求的做法值得重视，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仅限于具体作品不容易分析透彻。如作品的题材，它取之于生活，如果评论者对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有深入研究和理解，那将大大有助于对作品题材的分析和认识；同样，研究作品的主题，如果评论者对作品产生的时代有深入了解，对作家生活的环境和思想状况比较熟悉，那也将大大有助于评论者对作品主题思想的领会和共鸣。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评论活动中如此重视坚持文学正确反映生活的观点，坚持运用历史的观点，是否就是简单地

以生活和历史来验证作品呢？当然不是的。如果有人将生活、历史与文学作品等同起来并将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病归之于在批评中坚持了唯物论和历史观点，那是他们的误解。恩格斯在评论卡尔·格律恩的《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时曾经指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一八五九年在评论《济金根》时又对拉萨尔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可见他们主张在评论中坚持历史观点，但又绝不认为可以简单地将生活、历史与文学等同起来。在他们看来无论是评论作家还是评论作品都要运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仅用历史的观点是不行的。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如就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来说，一方面文学要正确反映生活，另一方面文学又不等同于生活，它是艺术家的创造，渗透了作家的思想感情、艺术趣味、个性色彩，文学批评要研究这些问题就要坚持运用美学的观点。更可贵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开展文学批评要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而且在自己的评论实践中这样做。他们的评论建立在欣赏的基础上，评论作品时往往从作品创造的艺术形象入手。恩格斯评论《城市姑娘》时首先分析人物形象，认为格朗特是一个杰作，由耐丽这个人物形象论及典型和现实主义问题；马克思评论《巴黎的秘密》，剖析了鲁道夫、玛丽花等形象，他们是十分重视艺术的审美作用，重视运用美学观点进行评论的。

那么，又是美学观点，又是历史观点，它们的关系如何

呢？应该说两者都十分重要，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美学的观点，只用历史的观点评价作品就会使文学批评陷入一般的政治批评或思想评论，甚至会由此要求文学照搬生活，以致取消了文学，有害于文学的发展和繁荣，而如果以为艺术就是艺术，可以无需生活实践的检验，可以不顾历史和生活的真 实，那也是错误的。例如创作不可无我，不能无我，这也可以说是创作的规律，但若由此以为作品表现自我可以不受历史、生活制约，那就失去了检验作品内容是非的客观依据。因此强调文学批评要用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十分重要，二者不可缺一。至于在具体评论作品时两者往往结合在一起运用，难以机械地分先后和主次。读者阅读作品往往一面阅读，一面进入作品展现的境界之中得到艺术享受，然后在反复阅读或思考之后形成一定的看法从而对作品作出评价。而差的作品则往往在初读的过程中就能感到它艺术上的粗糙和内容方面的荒谬，至于有些在思想内容方面有明显错误而艺术表现方面却有特色的作品，人们在欣赏和批评时当然会分别研究给予评价。而有些评论者由于本身情况的不同，或者着重以美学的观点进行评论或者着重以历史的观点进行评论，这是完全容许的。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他们都不能违背历史的观点或美学的观点对作品应有的要求。

比较的方法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文风——句子简短，对比

鲜明有力。”⁽¹⁶⁾其实，对比不仅是马克思的文风，也是他评论作家作品时善于和惯于运用的方法。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具体地比较作家的长短，作品的优劣，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异同。虽然不是长篇论述，但由于运用了比较的方法能帮助我们更具体、清楚地了解各个作家的所长及特点，更准确地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性格。马克思十分熟悉和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很熟悉席勒的作品。对比莎士比亚和席勒，他显然喜欢莎士比亚。根据莎士比亚多方面地反映生活，表现五光十色的社会画面，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等特点提出了莎士比亚化的主张，希望作家在创作中多多注意莎士比亚化。而席勒呢，马克思肯定他的作品的强烈倾向，但不赞成他那种“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¹⁷⁾的做法，反对创作中的这种席勒式的表现。这种对比莎士比亚与席勒的创作特点，并概括为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论断，对于引导作家形象地表现生活，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广泛地反映生活起了有力的作用。马克思喜欢对比作家不同的创作特点，恩格斯也是如此。他在论述维尔特的文章里曾比较维尔特与弗莱里格拉特与海涅的不同，认为这位“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的“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弗莱里格拉特的诗作。”⁽¹⁸⁾弗莱里格拉特“道貌岸然”，而维尔特的作品则“充满了讽刺和幽默。”⁽¹⁹⁾维尔特“常常利用海涅的形式，但仅仅是为了以完全独创的、别具只眼的内容来充实这个形式，”“他超过海涅（因为他更健康和真